

【生活小景】

## 我想看看你的车库

□钱永广

我在城市买房子的那一年，父亲从箱子底拿出5000元钱塞到我手中，说：“家里没多少钱，这5000元钱就给你添些家具吧。”

父母靠种地为生，供我读出大学，身体又不好。现在把仅有的钱给了我，家里没有一点余钱，怎行？见我推辞，母亲也帮腔说：“虽然少了点，但这是做父母的心意，你就拿着吧。等吃过饭，我们跟你一起去城里，看看新房子。”

我买的新房子不大，只有90平方，两室一厅。虽然有点小，但父母还是很高兴。尤其是当我告诉父亲，我还在楼下买了一个十几平方的车库，我发觉，父亲的眼神顿时亮了。

那天看见我新买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楼层不高，父亲连声说好。看完房子，该回家了，可父亲似乎意犹未尽，说他还要到我家楼下，看看我买的车库。

因为刚装修完，楼下车库被我堆满了各种不要的地砖、木料和油漆，乱糟糟的。与其说是一个车库，不如说是一个仓库，根本没什么看头。我心想，也许是父亲没见过城里人家车库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想看个究竟。

当我打开车库门后，一股油漆味道扑鼻而来。父亲也不怕难闻的味道，一脚就跨了进去。见车库还有插座和电灯，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这个车库不错，可以改造成一个房间，以后家里来人，可以睡在这里。”我想，也许是父亲随口说说，谁会愿意在车库里睡觉呢？

自我买了房子后，我发现，父亲在老家忙完农田，一有空闲，他就喜欢进城送些大米、蔬菜和鸡蛋。父亲每次进城，都要把车库的门打开，到里面瞅瞅。有几次，我回老家，在饭桌上，父亲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上次我进城，我见你家邻居把车库改造成了房间。你也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缺钱，等我卖完秋粮，凑3000元钱给你，把车库装修一下。”我刚买房，手头还紧，就算父亲给我3000元钱，我还有其他需要急用的地方。再说，车库也不住人，装修它干吗？

就这样，日子在忙碌中飞快流逝。有一天，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母亲说：“你爸的脖子肿得老高，在村卫生室吊了好多天水，也不见消肿，现在饭也不能吃，医生说，怕是不好的病。”我吃了一惊，赶紧丢下手中的活，返回老家。

我带父亲到市里的医院，医生的诊断是癌症晚期。父亲接受了三次化疗。第一次化疗后，父亲的身体立马有了起色。那几天，父亲除了晚上住在医院，中午，在母亲的照顾下，父亲还会到我家吃饭。只是，以前父亲每次来我家，总要到车库看看。如今，父亲再也不提要把车库改造成房间的事了。

没想到，父亲的病很坏。三次放疗后，有一天深夜，父亲突然昏迷休克。没过几天，便永远离开了人世。

失去了父亲的母亲，仍像父亲在世以前那样，隔三差五进城来，给我送些蔬菜和鸡蛋。奇怪的是，母亲每次临走时，也会像父亲生前那样，要在车库门前停留片刻。我终于忍不住问母亲原因。没想到母亲说：“那是你爸生前的一个愿望，生病前他还想，如果你把车库改造成一个房间，等我们老了进城，我们就有地方住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：父亲生前为什么会如此关心车库，每次进城，他总要到车库多瞅几眼。他总是有意无意提醒我，希望我能把车库改造成他们以后可以住的房间。说实话，直到母亲提醒我之前，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，有一天要把父母接进城同住，更没有考虑过，父母进城后住在哪里。听着母亲的话，懊悔悔恨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我终究没有把车库改造成父亲想象中的房间。把母亲接进城后，我在家中为母亲专门隔了一间小屋。现在母亲每次下楼时，还会像父亲当年那样，朝我家车库瞅几眼。只是车库门前再也不见了父亲的身影，只有母亲，还沉浸在父亲生前的愿望中。

(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安徽省某市卫健委。)

【舌尖记忆】

## 咸菜缸里的腌肉

□冯连伟

上世纪七十年代某年的夏季，我还是穿着开裆裤并且连袜子都可以随时脱下，光着屁股满街跑的儿童。一天上午，很少来客的我家突然非常热闹，院子里来了好几位陌生人。过后我才知道那天是大姐定亲的日子，我未来的姐夫和他的父亲第一次登我家的门。

记得在这之前的日子里，大伯大娘已经来我家堂屋里开了多次筹备会。我爹很少发言，因为家里的大事他从来不参与决策，甘愿扮演执行者和落实者的角色。家族里的大小事由我大伯拍板，我们家的大小事由我娘一锤定音。

重要客人来啦，自然要倾尽全力招待好。尽管当时生活贫穷，上桌的菜还是要准备四碟八碗的。我大伯是冯家的族长，我姐定亲这么大的事，上什么菜他是有发言权的。

至今我还记得大伯问我娘的一句话：“老二家(我爹是排行老二)的，亲家第一次上门，上桌的菜不能太差了，不然咱闺女进了门抬不起头啊。白鳞鱼是一个菜，这个就挂在你家梁头上，不多说了；杀只公鸡，炒个鸡蛋，上集上再买点从河里汪里逮的小鱼小虾，剩下的就是猪肉炒青菜，只要有猪肉兜底，缺几个菜就炒几个菜。”

我娘当时非常自豪、非常自信地跟大伯说：“过年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了，队里分的肉我切了一半放在咸菜缸里腌着呢！有好几斤，够用的。”

大伯听了娘的话后，站起身深深地抽了一口旱烟袋，边往屋外边走边说：“这就好办了，有肉就好办了。”

其实，我娘并不是只有大姐定亲的那一年才把猪肉腌在咸菜缸里的。她每年春节的时候，都要把生产队里分的肉分成几份，有的是送给姥爷姥姥的，有的是我们自己家过年吃的，另外一定有一份她要放在咸菜缸里。这一块或大或小的肉会在咸菜缸里腌制很长时间，什么时候吃、一次吃多少，都是动态的，娘要根据家里来客的情况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来决定。

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，各家各户都有粮食吃、有肉吃了。不单单是住上瓦房、喝上肉汤了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。由吃肉吃肥的到吃肉吃瘦的，由吃肉吃瘦的到吃肉讲究形式啦，重要客人来或娶妻嫁女这些大喜事，上桌的菜不再单单是四碟八碗，那是要讲究上个“三大件”“四大件”的。我吃过几次“大席”，其中桌上的一个“大件”就是“猪肘子”，这一个猪肘子大约三斤重，再加上一碗“猪肉片子”，还有一“大件”，号称“参底子”，海参没见到，木耳看到了，别的都是炸的猪里脊肉。粗估一下，这一桌菜，总得用七八斤猪肉吧，超过人民公社时期过春节时一个中等农户分的猪肉总量了。

娘在的时候，我有时还跟娘聊起她在咸菜缸里腌肉的事，娘说：“儿啊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咸菜缸里腌肉，那都是被穷日子逼的啊！人再穷也要面子，咸菜缸里有一块肉，娘心里不慌。家里来了客，总有一盘菜是带肉的，不管人家吃多吃少，没有说咱慢待人家。当下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天天都是过年！现在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肉你们都不愿吃了，但是好日子来了，人还是别忘本啊。顺的时候要想到有不顺的时候，太阳高照的时候要想到有下雨的时候。”

娘那一代人吃了常人没吃过的苦，她经常念叨说，她是从钢眼里拔出来的。我最初不明白娘这句话。娘八十岁以后，生活在农村老宅里，我和媳妇每到周末都回老宅陪娘住一宿，吃过晚饭就听娘讲过去的故事，听她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是如何一步步履蹒跚地把我们带成人的，慢慢也就理解娘这句话背后的艰辛。

娘已作古，但我还是经常想起咸菜缸里腌肉的事，因为想起这件事，娘说的几句话就会回响在我的耳旁：好日子来了，人还是不能忘本啊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。)

【岁月留痕】

## 旧物情怀

□王贵宏

每逢节假日，比如父亲节、母亲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，我都会去父母家过，给他们做做饭，和他们唠唠嗑。父母住在小城的边上，离他们住的小区二百多米是农贸市场。每次路过，我都会在集市上转一圈。除了给他们买些吃的，就是到卖旧货的地摊上逛逛，看一看摸一摸那些曾经见过、用过，终被丢弃的老物件。每次逛地摊，都能勾起许多对过去岁月的回忆。与摆摊人的闲聊中，可以听到一些他们生活中有趣的故事。

地摊上的老物件用五花八门和琳琅满目来形容都恰如其分，那些古钟旧表、琴棋书画、茶具烟酒、老锁陈秤等等，真是应有尽有，不一而足，俨然走近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博物馆。那些蒙上岁月尘埃的旧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它们曾经是我们生活里极普通和熟悉的东西，它们的形状、颜色、味道、用处，曾一度令我们无比喜欢。可随着岁月的流转，这些一度被我们爱不释手的老物件渐渐被冷落，甚至遗弃。

看到一根铜烟锅白玉嘴的旱烟袋，我想起慈祥的奶奶。她每每在寂静的夜晚，擎着的也是这样一杆烟袋，口中的故事如同缕缕青烟，绵延不断；一个缀满木珠的老算盘，又让我忆起姥爷，他喜欢做些小买卖，算盘噼里啪啦的响声，俨然一枚枚硬币落入姥爷的存钱罐。在旧书摊上发现一些旧书，让我想起青春岁月在工棚子微弱的煤油灯光下读书的情景；看到几本纸页泛黄的老日记本，让我忆起书信年代写日记的日日夜夜，它曾记载着我青春的多愁善感，记载着我纯真美好的初恋爱情；看到那些写有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字样的陶瓷缸、军用水壶、战役纪念章等，令我顿生敬仰之情，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为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先辈们；而一把老旧的油纸伞，又让我想起戴望舒的《雨巷》……人生是一场单程旅途，那些曾经司空见惯以为常的事物，我们一度以为它们的陪伴期限是终生，却不知何时何地就失散淡忘了。当我们奔波半生，年深月久，与不经意处于这些凝结岁月的老物件重逢，那种欢喜，仿佛在浩浩荡荡的时间长流里一瞬间拾回了一去不回的过往。

人的一生，有对未来的向往，也有对过去的回眸。在岁月的旅途中，学会怀念和感恩，人才会逐步成熟，人生才日臻圆满。旧物，让情感有寄托，让人生有怀念。

(本文作者现任职于黑龙江伊春市某林场。)